

噩梦小屋 *the Nightmare Room*

阴影少女 · 一声长啸

[美] R.L. 斯坦 著



文字

创吉尼斯世界
销书之最

全球销量2.2亿册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the Nightmare Room

阴影少女·一声长啸

[美] R.L. 斯坦 著

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阴影少女·一声长啸/[美]R.L. 斯坦著; 赵长江 杨柳译.

- 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3

(噩梦小屋)

ISBN 7-5376-2704-5

I. ①阴... ②一... II. ①斯... ②赵... ③杨... III. 儿童文学 - 恐

怖小说 - 作品集 - 美国 - 现代 IV.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 第 055296 号

SHADOW GIRL

THE HOWLER

by R.L.Stine

(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roprietor's edition)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's Book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3

by Hebei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冀图登字: 03-2002-030 号

书 名	阴影少女·一声长啸
作 者	[美]R.L. 斯坦
译 者	赵长江 杨 柳
责任编辑	李 强
美术编辑	李春芝
装帧设计	李春芝
出 版	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发 行	河北省新华书店
印 刷	河北新华印刷二厂
开 本	880 × 1250 毫米 1/32
印 张	7.875
印 数	1 - 10000
版 次	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376-2704-5/G·1868
定 价	16.00 元



阴影少女 /001
阴影少女

一声长啸 /117
一声长啸

阴影少女

赵长江 杨柳 译



欢迎……

你好，我是 R.L. 斯坦。我住在艾尔姆伍德，这是位于芝加哥市郊的一个安静的小镇，与你们住的地方差不多。

那里的房子用砖砌成，呈白色，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那儿。塞莉娜·马尔斯不远万里来这儿看她的表姐。她没想到，这所房子的周围围着漂亮的篱笆，看上去非常普通，房子的里面却藏着一个秘密。二楼走廊的尽头埋藏着许多危险和恐惧。

塞莉娜已踏上了门前的台阶，她的来访即将开始。当然，只有你我知道，这是对**噩梦小屋**的一次拜访。



她从阴影中走来。

她张开双臂，感到空气将自己吹离地面。她拍动着自己的披肩，迎风飞翔。

城市在她身下伸展，灯光闪烁，天上没有月亮，一片漆黑。冷风拍打着她的双颊。她低下头，突然向下俯冲，从无人居住的楼房和空空的大街上方掠过。

汽车看上去被车前的两束光柱牵引着前行。河水静静地流着，河水像石油一样黑。

她是飞翔在夜空中的一只飞鸟。

她只在夜幕中飞行，因为她生活在一个秘密世界里，一个必须遵守的秘密。没人相信她。



她需要吓唬人，而且总是吓唬人。

她从空中俯冲下来，就是为了看被吓得惊愕的一张张面孔。她落地时，穿的靴子会发出“砰”的一声响。她的披肩像鸟的羽翼一样在周围旋转。

罪犯、流氓、阿飞、小玩闹们只要一看见她，便吓得魂飞魄散。在她面前吓得抖个不停，一动也不敢动，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。

他们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只要一看到她发威，只好缴械投降，根本不敢与她过着儿。

她戴着面具，但是他们看不见她脸上的恐惧。她舞动的披肩遮住了她颤抖的双腿。她说话声音不大，为的是不让他们听见她的声音在发抖。

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。她还没有学会相信自己。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力量，因为她的力量还从未完全释放出来。

可她抑制不住自己挑战困难的欲望。她要完成任务。

她每晚都出来，独行巡游。

看看哪儿出了麻烦或乱子。

她要同邪恶进行斗争，打垮那些违法分子。

是的，这是一种特殊生活。是的，真是太刺激了，刺激得令人难以想像。

可她还是有点害怕，一直很害怕。

你不能怨她。

毕竟她只有十二岁。



“我一起想起雅达的样子就想吐，”我对贝思说，“一张完美无缺的圆脸，完美无缺的金黄头发，一双大大的蓝眼睛。两片红嘴唇好像总是在讥笑我。”

贝思大笑起来。“塞莉娜，你上一次见你表姐是什么时候？”我想了一下。“我想是六年前。”

贝思的黑眼睛一眨一眨的。“这么说，那时你俩都六岁，对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你现在十二岁了。”贝思继续说。

我窃笑道：“你真是个数学天才。没有计算器你都这么能算？”



“哈哈。”贝思眼珠一转。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无论我与她开什么玩笑，她都不会恼。

我们上楼来到我的房间，边走边说些雅达的事。我打开手提箱，把它放在床上。我应该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可我不想这样，真不愿意与雅达待一个月。

贝思将发夹解开，长长的棕黄色头发，波浪似的披在肩上。她坐在地上，双手抱着膝盖。

“你六年没见你表姐了，她的变化肯定很大。”她说。

“她可能变得更卑鄙了，”我咕哝了一句，“我敢说，她长出了爪子，她的父母一定会给她买一把刮擦器。”

贝思没笑。

我听见妈妈把厨房里的柜橱门重重地拍上了。她从来不关门，总是拍门，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劲。我想，可能是因为她有太多的活着急要干的缘故。

她是一家电话公司的主管，总是夜间上班，所以她要挤出白天的时间来做些活。

我知道她会马上上楼，帮我收拾东西，准备我的旅行。

贝思叹口气。她平躺在蓬松的白地毯上。“塞莉娜，我搞不明白，你上次见到她时，她才六岁，你怎么知道她变得更卑鄙了呢？”

“她太卑鄙了，”我说，“我睡觉的时候，她割掉了我的一根辫子，之后她告诉妈妈，说是我自己剪掉的，这还不够卑鄙吗？”

贝思点点头。“太卑鄙了。你妈妈知道真相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“妈妈太忙，忙得来不及想我的头发是怎么回事。”

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妈妈把我的头发剪短了，我像个男孩子。我哭了好几个星期，雅达却觉得非常有趣。只要妈妈不在，她就笑话我，还用拳头打我的头。”

“太可恶了。”贝思说。

“噢，她还干过别的事，”我说，“雅达叫我大奶牛。”

贝思大张着嘴。“真的？”

“她一直叫我大奶牛。这让我很气愤。‘大奶牛，我们做这个吧’或‘大奶牛，我们干那个吧。’”

我耸耸肩。“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叫我大奶牛，我想，可能是因为她瘦得皮包骨，而我长得比她壮的原因吧，在她看来，我像一头大奶牛。”

“是这么回事，”贝思咕哝了一句，“现在你瘦了，塞莉娜。她不会再喊你大奶牛了。六年过去了，她或许变成了一个大胖子。”

“不会的，”我悲伤地说，“我看见了她在圣诞节拍的照片，像个长了一头金发的扫帚疙瘩。”

“她现在很可能变好了，”贝思说着站起来，“她给你发过电子邮件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“发过。她说她非常想见我。可她把我的名字拼成了两个LS（塞莉娜的英文名字是 Selena）。贝思，她不可能弄错我的名字，肯定是故意的。”

“好吧，你走后，我会想你，”贝思说，“只有你能让我开心地大笑一阵。”

开心大笑？我以前从未见过贝思开心地大笑。她在说什么？

不过没关系。还未等我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我们相互拥



抱在一起，眼里涌出了热泪。“我一天给你发五次电子邮件。”我说。

贝思坐在床边上。“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去整整一个月。”她问，“现在是四月，你回来后，学校就开学了。”

“我要去雅达的学校上学。”我叹口气。

“为什么？”贝思问。

我耸耸肩。“妈妈神秘秘地不告诉我，只说表姐需要我。”

贝思坐直身子。“什么？雅达有病了，还是出了别的事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我说，“妈妈死活不说。她只是说，让我们在一起待一个假期。”

“真怪。”贝思咕哝了一句。

妈妈从楼下喊了一声，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“喂，孩子们，行李收拾得怎么样了？”

我眼盯着空箱子。“快收拾好了，”我冲着楼下回答，“快了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我和妈妈到公共汽车站时，站台里面挤满了人。妈妈帮我拿着一个包，我拎着一个包，肩上还背着一个双肩挎包。我们从人群中挤过去。

雨整整下了一个早晨，水泥地上又湿又滑。两个小女孩在售票厅门口大声打闹着。一个小伙子留着一头光亮的长发，坐在地板上弹吉他。

我和妈妈站在门口。她把手提箱放在我身边，把票递到我手里。

我咬住下嘴唇，极力不让下巴发抖。我没想到会这么紧张。可能是我和妈妈的关系太亲密了，不愿意离开她。我们过去常

吵架，可自从爸爸去世后，我们再也没拌过嘴。

我转身对着妈妈。“我一到姨妈家就给你打电话。”我说。

她点点头。“好吧，告诉她我不能去看她感到很遗憾。”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“我……我给你写了一封信。”

“一封信？”

她点点头，然后紧紧地抱住我，抱得很紧，紧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迈步要走，可她还不愿意让我走。

她把温暖的脸颊贴在我的脸上。使我惊讶的是，我的脸湿了。

妈妈放开我，我看见妈妈满脸泪水。

我感到非常吃惊。妈妈从未哭过，从未。爸爸去世的时候，她也不曾流过泪。

我想让她止住泪，可我没见过这场面，有点发慌。“喂，就一个月。”我说。

她终于忍不住了，放声哭起来。眼镜后面的泪水像小河一样流淌下来。

“妈妈——你怎么了？”我问，“哭什么？告诉我，妈妈。为什么哭？”



010

公共汽车颠簸着向芝加哥驶去，可我的脑子一直在想着妈妈，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哭。

在汽车站，她没说哭的原因，反而转身跑走了。她为什么变得这么激动呢？

真怪。

我看着她跑着挤出人群，不小心把钱包挂在了一个长凳腿上，她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钱包从上面拽下来之后跑出车站。

她没回头，一次也没回。

我抹了把脸，上面还带着母亲的泪水，有点潮湿。我能闻到她用的化妆品留在我皮肤上的香味。

我咽口唾沫，拎起身边的几个包，向汽车走去。

我坐在车后部，透过满是蒸汽的窗户，望着窗外灰蒙蒙的满是雨水的天空。我身边没有坐人，我可以坐得更舒服一些。

雅达与父母住在一起，即姨妈雅耐特和姨夫威尔。他们住在芝加哥郊外几英里远的一个小镇艾尔姆伍德。我只到她家去过一次，那时我只有两三岁，但我多次见过这所房子的照片。

房子不大，呈正方形，像个方盒子，房前有一块草坪。雅达的房子位于中间，两边还有几幢小房子，周围有篱笆。

我不太了解姨妈和姨夫。姨妈在一所学校的图书馆当馆员；姨夫在芝加哥工作，但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

在我过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们总是打来电话，向我问好。自六岁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他们。

坐在汽车的后部，听着雨水打到车顶发出的响声，我真的感到很孤独。我系紧夹克，消沉地坐在坐位上。

外面的世界灰蒙蒙的，小汽车都开着前灯，惨白的灯束好像是要刺破灰暗的天空。

坐在我前面的那个人睡着了，打起了很响的呼噜。在他旁边有两个穿防雪服的小孩，可他们丝毫不觉得冷，不停地格格地傻笑着。

“一切会好的，塞莉娜，”我自我安慰着，将前额靠在凉爽的玻璃窗上，“我和雅达是最好的伙伴，像亲姐妹一样。”

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我错了。



快到黄昏时，我坐着出租车来到雅达家的大门前。雨已停了，可黑云依然在天空中低飞。狭窄的街道上湿漉漉的，到处都是水洼儿。

我付了费，下了车。

“喂——你到了！”雅耐特姨妈拍着手从门前的台阶上跑过来。

我没想到她又瘦又小。她穿着宽松的黑色休闲裤，黑色T恤衫，看上去像一只兴奋的小黑鸟。

她留着黑色的短发，夹杂着几缕金发，往前跑时；头发蹦蹦跳跳。“喂——塞莉娜——是你！”

“是我，是我自己来的！”我大声地说，冲她咧嘴一笑。

我刚拎起箱子，可又不得不放下，姨妈伸开骨瘦如柴的双臂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。

“雅达非常高兴！”她对我说，“她非常想见你。”

“我也非常想见她，”我说，“真想不到我又到了这儿！我有好几年没来了。”

“你威尔姨夫还没下班，”她说，抓起我的一个包，“他回家吃晚饭。他为我们设计了许多有趣的活动。”

她用一双像鸟眼一样的小黑圆眼，打量了我一会儿。“你来这儿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”她说。她笑了，眼角出现了许多鱼尾纹。

她又拥抱了我一下。“快走，雅达在楼上，她正等着你呢。”她推着我向大门走，“我拿包，你在前边走吧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。我想，包太重，不能让姨妈一个人拿。可她又推了我一把，将我推走了。我只好向房子跑去。

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房子散发出阵阵巧克力香味。我往厨房的门里一看，发现操作台上有一个很大的巧克力蛋糕。

我心想，用这样一个大蛋糕来欢迎我真是太好了。雅耐特姨妈看上去非常高兴。

我又深吸一口气，往楼上跑去。刚跑到楼梯口，心开始怦怦地跳起来。

楼上只有几间房子，所以雅达的房间很容易找。只有走廊尽头的的一个房间的门没有关，我跑了过去。

“雅达——我到了！”我大叫一声。

我走进房间，看见靠墙处有两张双人床，中间有一个梳妆台，将两张床隔开。

有一个男孩留着棕黄色的短发，坐在其中的一张床上。他

